

經部

尚書精義卷十二

宋　黄倫　撰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無垢曰此又言導川之事也夫導山之首尾既已具于前則導水之首尾亦豈可闕哉葢禹不特為當世計葢欲使萬世知山川首尾如此在山則不可絶其地脉在川則不可失其故道山川得其性則人禽草木亦各得其所止其意顧不逺哉弱水在雍州界導

山導川事皆自雍始何也合禹治水至雍州而功畢故因言所以導山川以次及於餘州也其謂之流沙者以其沙日夜流而不止也其亦異矣弱水失其性亦為害于雍州今導歸故道則不復為害矣禹之功其大矣哉

張曰禹之導水始于西終于東南以入海蓋東南者地勢之最卑而百川水潦之所歸故也弱水在雍州其勢極西順而導之以至于合黎使其餘波西溢入

於流沙流沙亦最西之地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張氏曰黑水在雍梁二州之間三危在雍州之西導黑水自雍而南經三危之山遂自梁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無垢曰釋水謂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謂發原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而漢書西域志乃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是河源不知所從來也或以為出崑崙或以為出于闐葱嶺至茫昧小說乃謂張騫乘槎窮河源至天上得牛女支機石以還太史占天以其夜有客星犯牛女以明河源出天上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道洛自熊耳是淮出桐柏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故皆言自至於導河積石不以自字綴之以見河不自積石出也故安國謂施功發於積石積石在金城西南耳以此知雖禹亦不能窮河源所出以治之治水

不得其源則其施功尤為倍費故鑿龍門以行河北此因河之下流治之所以為費力也使河源果在中國余知禹將自其源而治之不為如此紛紛

甘氏曰夫今古之患在河也禹所先治者也書曰導河自積石言來自西北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言自此而河正東也禹之治河自大伾循山而北矣故曰覃懷厎績者言自今河已致功而北也至于衡漳今漳水是矣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無垢曰河自龍門南行至華山之陰又東行至于厎柱厎柱山在西虢界河水分流包山而趨山在河中若一柱然又自厎柱東趨以至于孟津在河内河陽縣南堯都於冀往來者皆道孟津以出入冀都故衆路輻湊於此以渡焉古今常以為津耳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毁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厎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無垢曰言河所行之道也河自孟津東過洛汭迤邐至于大伾也洛汭入河處正在河南鞏縣東大伾之說不一論伾之義當從爾雅之說而河行之勢又不可不細考也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無垢曰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迤邐至于大陸也大陸又在降水之北故自大陸而觀則降水在南矣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無垢曰河自大陸以北遂分為九河又逆九河之流為一大河使河流入于渤海余觀禹治河以不得其源故極為費力鑿龍門以開水路又分九河以殺水怒又為逆河以引歸于渤海雖曰行其所無事然其探水之本性亦已勞矣使河源在中國余知禹治河當與導渭導洛導淮等耳後世河流為患最大者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亦復堙塞則其決壊夫復

何疑

王介甫曰逆河者逆設之河非並時分流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無垢曰黑水弱水沇水皆言導而不言自不言山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導洛自熊耳皆言自而導河積石獨不言自嶓冢導漾岷山導江則又有異焉者列山於上與淮渭洛河大為不同地理志便以武都為漢水豈以沔水乃漢水之上流其流不遠而更名

為漢故不復別沔漢之名乎此漢水東流為滄浪之水也漢水梁州界滄浪荆州界也漾水有四名始出山謂之漾東南流謂之沔東行謂之漢又東行謂之滄浪一水而四名其亦異矣沇一水而三名皆以味別之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無垢曰三澨水名也此漢水為滄浪又滚滚而過三

澨至于大别也大别漢上山也漾雖為沔為漢為滄浪至于漢之名獨遠首自武都迤邐流至荊楚而漢名獨傳漾水既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又東行為滄浪又過三澨至于大别乃南入于大江漢水既入江其性又東行至揚州界為彭蠡矣匯迴也其性本東為山所激而南故又東迴而行至彭蠡之地以遂其本性其地窪下故鍾而為澤也彭蠡能止其性乎曰不能也漢水之性欲東耳非至于海不止也

特以其地窪下其勢且當鍾聚耳非漢水欲鍾聚也漢水之性雖匯為彭蠡豈嘗一念忘海哉故又自彭蠡而東為北江入于海也北江之義如何曰岷山之江亦匯為彭蠡與漢水合而入于海故其東也則謂之中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

無垢曰江水源出岷山禹自其源而導之然江水本東南流耳而至荆州忽分一派別為東行此江水之

性也豈人力所能爲哉漾水南入于江非本性也爲大别山所擊耳至于江水忽分爲沱乃其性欲然非若漾有所擊也水性如此其可逆乎此言江水枝流别爲沱而正水乃至于澧也澧亦在荆州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

無垢曰江水至東陵東陵不足以受之遂溢而散流彭蠡畢下故諸散流者遂北會于彭蠡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無垢曰江水自彭蠡東趨自爲中江以入于海也夫
漾自彭蠡出爲北江豫章自彭蠡出爲南江故蜀江
自彭蠡出爲中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羡東入海北江
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原有此三江然
皆是東南支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禹貢所謂
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江
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分合而異味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無垢曰導沇水歸海之路也沇濟一也發源爲沇既
沇爲濟如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漾水既爲
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沇水
既爲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沇至
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
于海

無垢曰濟水自滎澤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菏澤又東北會于汶是汶水自西南來濟水自東北往以汶言則會于濟故前曰浮于汶達于濟以濟言則會于汶故今言又東北會于汶也濟水既與汶會遂自北趨東以入于海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無垢曰在堯時雖胎簪亦謂之桐柏耳豈若後世於桐柏中別指其名為胎簪乎決不肯以胎簪為桐柏

以惑亂後世也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是沂水先入泗泗水乃入淮今曰東會于泗沂者沂入泗泗挾沂水而來而淮乃自桐柏而往三水合會而東共入于海也在九水中無若淮之所歷未久而遽入于海也然而與四瀆並列者以其發源甚微而滔滔東注横厲于徐揚之間其勢不減江河與濟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無垢曰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乃有此異焉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所止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為鴿鳩化為鷹此豈可臆決哉鳥鼠同穴此渭水凝結成象也惟智者默而識之蓋渭水自西南趨東而灃水自扶風來會涇水又自安定來會是渭水先會于灃又會于涇也必以渭為主者以渭水兼受二水以趨河也漆沮二水其

原自西來入渭既而先渭水而流行至洛渭水反在其後渭水性本與漆沮合漆沮既在前故渭水過之同入洛以趨河也
王氏曰導渭自此山向東乃會于灃水又向東會于涇水又向東過漆沮二水乃入于河
陳氏曰灃文王所都也漆沮武王所都也即所謂鎬京也漆沮之名有二公劉詩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公劉都豳此漆沮之在扶風者也瞻彼洛矣維水泱

泱釋者以為漆沮之水入洛此漆沮之在鎬京者也

今長安南三十里鎬京之洛又與東都伊洛之洛不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無垢曰導弱水以至導洛凡九水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洛水東南向東北流入于河而澗瀍皆在東北二水適與

洛會故皆隨洛水以入于河也且澗瀍入洛其意非謂逆流以入洛也謂洛水自東北流故二水入洛以趨河耳今曰東會于伊是伊水在澗瀍之下洛水既流與澗瀍會乃與澗瀍流東而又與伊水會也四水既合為一乃又東北流而入于河也四水之性以入河為主向也皆失其故道故豫州有水患今禹既導洛而四水已復其性豫州之水患除矣

王氏曰洛水出于熊耳山導此水自熊耳山向東又北乃會于澗瀍二水又東會于伊水又東而復北乃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無垢曰九州攸同者言水復故道九州同無墊溺之患也四隩既宅者室隅為隩謂其僻遠也言水

患既除四方僻遠之處亦各安其所居也禹之功大矣取九州四海之民於陷溺之中使皆享其有生之樂九州之山本自旅祭九州之川本自不壅九州之澤本自不溢向也洪水滔天致失其故道禹行其所無事而治之使九州之山無大無小皆已表道而復其旅祭矣九州之川無大無小皆已滌源而復其不壅矣九州之澤無大無小皆已隄障而復其不溢矣昔之水失故道一皆顛倒敗壞

何敢云會同孔修乎今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為天下用矣曰底慎者以言不敢忽也蓋一或不慎則多寡不當有無不實而貽斯民萬世無窮之禍夫不以土地相比較何從知肥瘠高下之宜民此言底慎財賦所以必先以庶土交正也既以底慎庶土比較財賦然後立上中下三等以别九州之壤而定

賦高下則又準三壤以分輕重而立賦法焉四夷財賦不及聽其貢篚而已故言成賦且曰中邦也

王氏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財賦乃所以斂於下而用於上者前此則未知其高下多寡今方得其數故謹其出入也其言中邦者蓋對夷狄而言謂禹之治水有及於四夷者而不取其賦故言中邦之賦而已若崑崙析支之類乃在荒服之外是豈取其賦哉

張氏曰淫溢之患去而昏墊之災彌四方萬里得以

通會于京師而會同之禮可以講矣嗚呼禹之功如此其利溥矣自九山刋旅析而名之則山之名見於經者三十有五自九川滌源析而名之則水之名見於經者四十有五自九澤既陂析而名之則澤之名見於經者九貢篚名其物田賦差其等内而中國外而戎夷舟車所至雨露所濡而禹迹無所不及宜乎稱美之以為萬世所賴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無垢曰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两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焉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我勤德以先之而已天下事豈不自我而出哉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而江漢之人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夫其無犯禮勉以正處乃雝雝肅肅之效也信乎簫韶奏而鳳凰儀干羽舞而有

苖格高宗思而傅説肖成王悔而天反風皆祗台德先之機也

王氏曰古者姓如封爵故人多無姓今以水患既去故有功德者則與之姓

上官氏曰不得於家不可以為教而姓立家之本也不得於民不可以為政而土聚民之勢也故錫之以土使之有國錫之以姓使之有家有國以君之有家以宗之然後可以責其祗德而不違行法而不距也

聶氏曰錫土者使之立國也錫姓者使之立宗也因姓可以別氏因氏可以別族昭穆以辨尊卑以序嗣以子而統之有宗奕以孫而傳之罔極以嚴宗廟以重社稷錫土者利也錫姓者名也先王輕與人以利而重與人以名故錫土而不錫姓者有之未有錫姓而不錫土者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無垢曰王畿規方五百里皆謂之甸服甸者以言五百里内以田事供役也緫者何物也安國曰禾藳曰緫禾則穀穗藳則禾秸也既納禾又納藳以其近地易輸將故責之備也聖人體盡人情以天下爲身其血脉相貫使人樂於從役而無愁勞嘆苦之聲銍穫禾鐵也禾穗用銍以銍表禾穗也百里之内納緫以其近也二百里差遠也故止納禾穗而不納秸也王畿三百里内彌遠故止納藳秸而已不納帶藳之穗

也蓋秸輕而穗重二百里納帶稾之穗三百里止納稾秸以其遠而彌輕也其間納數之多寡則亦有曲折焉大抵彌遠者彌寡此聖賢仁心隨在而見矣稾秸雖輕而舟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其賦稾秸也數多而賦粟米也數少彌遠彌輕之説見矣粟麄而米精是米又不若粟數之多也

張氏曰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之謂也

王氏曰王者使人耕甸而服事於王故名甸服服者

大畧若今所謂路如京畿路京西路之類

傳槸曰惟其金石羽毛可以飾器皿絲枲絺紵可以具衣服菁茅可以薦鬼神土木可以備采章王國之所無四方之所有然後諸侯貢之以充於王府也推此以觀則賦稅之專屬於天子者止於甸服之内甸服之外則盡歸於諸侯之君而天子無與焉此所以不言也

東萊曰甸服王畿王畿而以甸名者井牧丘甸大率

相似夏時常以甸為準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為同為畿推而下之則為丘為井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王氏曰侯服之内百里乃王者食采諸侯所封之地不得有其地唯采其所産之物故謂之采此外百里為二百里謂之男邦謂得有其地而封以為男此男邦之外統三百里以封諸侯以其國大而勢强故封

於外以為扞禦

張氏曰內足以捍難外足以庇人者侯也諸侯有君道焉故以庇民為事有臣道焉故以捍難為職此建諸侯之國也建男邦於近則內不外偪建侯國於遠則外不內陵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韋氏曰以文教武衛為安王之賓因以名服

陳氏曰揆文教者四方于宣也奮武衛者四國于蕃

也天子内服亦未嘗無武但德柔中國刑威四夷於遠者尤宜尚武爾

張氏曰綏安也以其用中國之政務以安民為事故也文教言揆者以綏服於京師為甚遠其於文教則揆之而已不必一一以遵上之法也武衛言奮者以其鄰於戎狄故使之奮武以衛中國也

胡氏曰綏服者五服之中也内而之中國則為遠外而逼蠻夷則為近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

衛也惟其内以揆文教外以奮武衛所以有安之道葢不能揆文教則不足以接内治不能奮武衛則不足以禦外侮雖欲安之不可得也

東萊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筭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無垢曰要者以言在九州之外非如九州可用詳治也要服三百里之内已有夷狄之風當存要約而已

蓋夷狄與中國之性居處嗜好率皆不同倘以中國望之非特夷狄不安其生而聖賢之心亦無時少寧矣其餘二百里則謂之蔡蔡謂人之有罪不忍殺之者放之於此矣放之於此者困苦之也道里既遠來有跋涉之勞風俗又乖動有性命之害所謂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

張氏曰政弗致詳刑弗致嚴使無乖離散徙以為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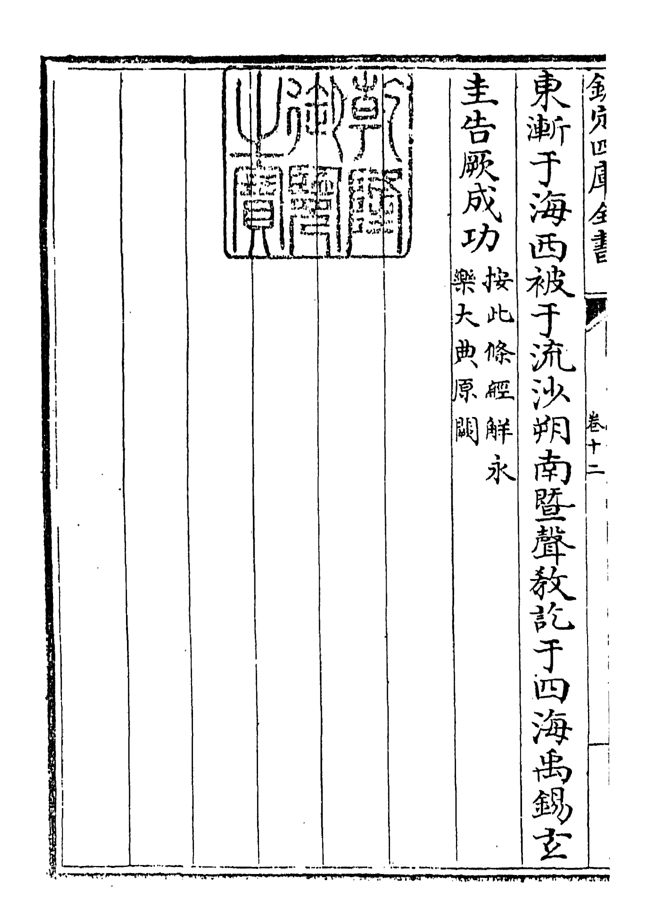
中國之害者要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無垢曰自要服之外又規方五百里謂之荒服荒者以言居要服之外荒忽無常不可要約待之也等之禽獸而已來則際之以禮去則任而弗責朝則在明堂之外宴則有折體之簡其待之如此者以其荒忽無常則亦以若有若無之禮待之故視其來如有及其去如無欲不遜則為吾禮所防欲生怨則為吾樂所

感

張氏曰荒則不治也以其去王畿爲最遠又不可以要而治之也故其服謂之荒雖然亦服中國之正朔此所以列於五服之內也蠻者慢也蠻之外二百里曰流者流罪人於此也舜之去四凶於驩兜言放以驩兜之罪輕則放之者也於共工言流以共工之罪重則流之者也蔡在要服流則荒服則流之有甚於蔡可知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按此條經解永樂大典原闕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貢生臣程建璋

謄錄監生臣嚴續曽

尚書精義卷十二

宋 黄倫 撰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無垢曰有扈繼禹之後然其罪止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東坡謂不用夏之正朔服色也其說是矣意必以堯舜禪讓而啓遂傳其家為辭其語足以動揺人心事亦迫矣故不暇他顧親提兵柄出其不意特取間道而直抵其城使其意不及遠謀不暇思以堯舜

校之豈不為德衰乎哉

張氏曰王者有征無戰以啓之賢而伐有扈之罪必曰大戰何也盖有扈氏惡積罪大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其征之則不服其討之則必拒拒而不服必至于大戰言大戰則有扈之惡可知矣

東萊曰有扈負固強盛幾與天子之勢均體敵其與有苗弗率禹徂征之氣象自不同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無垢曰古之將兵皆付之儒者禮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是也夫兵事付儒者則所率之兵皆知禮義皆知臣子之分皆知上下之理覿啓出有虘不意直至城下當時六卿之謀亦已深矣　又曰盖臨戰之時不有以警懼之則勇氣不振羣心不肅有生之志無死之心所以號令嚴明約束果斷以示必行毋有輕赦所以齊衆志一羣心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無垢曰當益避啓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人心愛啓如此此天意也而有扈獨不服焉則朝覲獄訟謳歌者皆惡之矣惡之者衆此

天勦絶之也啓以此言誠有所見非虚辭也夫啓恭行天罰則六事之人亦當恭天之命六事之人恭天之命者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以正馬此恭天命也一或失職是為慢命罰何所逃乎兵事貴嚴不敢專也其賞也予不得示私恩故載遷廟之主於軍以賞之其罰也亦不得示私怒故載社主於軍以戮之夫一人受賞一家尊榮一人受戮一家緼辱孥戮之意蓋在於此謂妻孥受辱耳

張氏曰有天下國家者其於五行當畏敬之矣其於三正當勤保之矣今有扈氏於五行則威之而不能畏侮之而不能欽其于三正則怠之而不能勤棄之而不能保此其所以自絕于天也自絕于天者天必絕之也　又曰祖人道也人道為陽社地道也地道為陰賞陽也故用命則賞于祖戮陰也故不用命則戮于社祖本仁賞之亦仁也社本義戮之亦義也賞必于祖戮必于社各從其類而已

東萊曰五行散在天地間萬物皆有五行凡暴物害民皆是威侮五行三正天地人三者之正理雖曰三者其實則一凡我自暴自棄則天地之正理皆怠棄此乃惡之本原故啓言有扈自其本原已皆侮棄則其為惡無所不至方有扈侮棄之時天已絕其命至此啓則恭行天之罰而已　又曰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故賞則曰先祖賞之殺則曰天地殺之孥則孥戮汝是於常法之外別立一件以嚴其制戮不

獨殺亦有不殺之戮啓自知德不足故加之以刑然啓賢能敬承禹之道亦是自量其加刑之嚴乃是加敬心啓承堯舜禹重熈累洽之後疑其不曉用兵之道令一旦有事誓師勑旅如素講者蓋啓受學於禹時其文武之事已並究考初不分精粗本末學者其可不知古人之學

陳氏晉之曰祖陽也故賞于祖社陰也故戮于社賞于祖則所以賞之者非我也為祖宗也戮于社則所

以戮之者非我也為社稷也賞以祖宗其罰也亦然罰以社稷其賞也亦然賞罰兩得則宗廟社稷安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無垢曰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而羿距于河以廢之使大禹基業一旦而盡覆墜其可傷哉其弟五人待太康之母從太康畋獵太康遂獵於終南五子與其母待于洛北太康既為羿所廢此五子所以咸怨而作歌以見意也然觀五子作歌如此其開明

通濟豈尋常之流哉畧不能諫於遊畋之前而至隨羣旅進相從於荒惑之地逮其失邦乃始作歌豈不晚乎曰五子知義理識幾微如此想家庭之間宴語之際其開導啓沃於太康者亦已久矣第告之不從諫之不聽雖知其必亡其如之何哉

張氏曰人情之所甚親者莫隆於兄弟兄有過惡陷於不義之地且將緘嘿隱忍而不言豈所謂愛親之道哉此太康之以逸豫失邦厥弟五人形於歌詠所

以攄發其怨憤之心是乃所以親愛其兄者也詩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則歌者庸非嗟嘆之不足而為之乎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無垢曰夫德者民之心也人君有德則民心悅無德則民心離太康首先即位見逸豫而不見德是德為

逸豫所滅也德滅則民心滅民心滅則天下亦滅亡矣嗚呼以太康而觀堯舜何其髙哉夫即位而以逸豫為心民心已貳矣而乃不知改悔方盤樂遊逸不循法度委棄母弟親戚委棄宗廟社稷委棄朝廷機務自河北畋獵逺過洛南及至十旬而弗反夫十旬百日也百日不見母弟親戚百日不見宗廟社稷百日不理朝廷機務而甘心於逐禽走獸之樂此閭巷下俚破家之子也乃以天下授之啓亦有罪矣

張氏曰祭祀之有尸不言不為居位而已古人以食是禄而不能以有為則謂之尸禄居是位而不能以有為則謂之尸位今太康有君人之位而不能為君人之事此其所以為尸位也先王之於天下以憂勤享國克成其德今太康以逸而不勤以豫而忘憂非惟不足以享國且將喪其德矣

東萊曰自古之亡國者大抵逸為少而豫為多德者性之本有未易殄滅惟太康放逸不已遂滅其德德

既盡滅則天下之民咸懐二心當此之時自當敬省變易前非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弗反太康豈不惜其位但安於逸樂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為泰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為有此位者自當享此無窮之樂故以此為安而遠去宗國

若知之則必不往矣

林氏曰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河之南太康遊畋舍其宗廟社稷渡河而去以畋于洛之南至于百

日而猶不反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古之為國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猶懼乎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或起於一二日之間今太康乃自肆於遊畋以言其遠則畋于有洛之表以言其久則至於十旬弗反是其在我者既有棄天下之心安得無后羿之變乎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無垢曰后羿因民不平之心而距于河北以絶其歸

路使毋弟墮於草莽宗廟社稷朝廷機務一旦制於他人之手乃知非君天下之資者必至於敗事如此也

左氏曰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葢篡之也

孔氏曰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

云羿焉彃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足以取信要之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無垢曰夫莫親如兄弟矣太康所為如此五弟乃至不堪而咸怨況四海之民於我無情者乎撫我者后虐我者讎其怨當又過於五子矣五子情懐抑鬱意態徊徨無以攄發烟然見大禹之戒一一效驗故祖述其意而作歌以舒寫其心耳

張氏曰夫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今五子至於咸怨其兄者蓋怨之者乃所以親之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五子之怨得非親之

過大者乎苟親之過大爲之弟者恬不以爲事雖怨在心所以致其愛者内有致愛之誠而外無以寫其愛之之意則五子之志無自而見故於是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觀其五章之中或言皇祖有訓或言訓有之或言明明我祖則其述大禹之戒可知矣

東萊曰想當時見太康放逸將至於亡朝夕在左右諫之不聽去之不能只得相隨而去以此見五子之歌非是一時驟作當是諫不能止去之不可之時已

蓄積而成於胷中一旦而發故其言辭恭敬友愛非驟語者所能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顧氏曰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無垢曰祖宗社稷以何為本以民為本耳民安則祖宗社稷安今視民草芥蚍蜉之不如則祖宗社稷亦若草芥蚍蜉之不如矣本固邦寧夫豈虛言　又曰夫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勿謂一愚夫婦之心與千萬人之心不同此幾也失一愚夫婦之心是千萬人之心皆失矣得民心則為天子失民心則為匹夫一能勝予豈欺我哉且一人之微而三失民心積怨如此平居無事君君臣臣豈敢明言怨上乎其怨也不

在語言嗟呼處乃在思慮包藏處此聖人所以圖於不見之處而不敢忘也　又曰為人上者其道如何曰敬而已矣敬則無私欲一皆天理之所在而不見天子之為貴亦不見四海之為富不見賞罰利害之在我亦不見百官有司之服役第循天下之公理而行之民心欲飽我思所以豐其穀粟民心欲暖我思所以充其布帛民心欲安我思所以薄其征役如百畝之田以飽之墻下之桑以暖之五畝之宅以安之不

敢以我私已有一毫害民之生理也審如是民視我如父母欲揮之而不去又何六馬朽索之足云乎奈何不敬之言其意深矣

張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稱皇祖者不忘其本而已言而警之謂之戒順而導之謂之訓大禹以義言之也故曰戒皇祖以情言之也故曰訓謂之祖有訓則訓非已作也祖有之而已　又曰以勢位言之則人君者固非愚夫愚婦之所能勝也以情與理言

之則愚夫愚婦固有勝予之道也蓋彼雖至愚也有所謂怨焉天之視聽從違猶且因之豈可以其愚而忽之者哉一人三失則所失者衆而怨多矣且怨出於人心非視聽之可及

陳氏曰天下之民或哲或愚愚者固愚矣然邦國恃之以為本安有愚而不能勝我哉

陳氏賜曰蓋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一言一動宜因民心以為心我之動也不能因民則彼將有因民而

伺我者矣蓋民之可畏而不可不敬也如此

温公曰荀子云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民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民駭政則莫若惠之惠之於既駭之後不若安之於未駭之前故人君所以馭其民者如朽索焉

東坡曰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往歸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無垢曰此六事常人有之必破家敗族名為浮靡為鄉閭所不齒一家長猶不可為況為天下君豈宜有此乎太康於六事中乃犯其二三繼帝王之後天下駭聞所以亡尤速也

張氏曰荒者不治之謂也內作色荒殉于色者也外作禽荒常於畋者也內則嬖色外則從禽如是則政

荒而不治此所以皆謂之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無垢曰都冀方而君天下者必有道存乎其間矣陶唐之道如何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是也今太康失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道而尸位以逸豫故至於盤遊無度畋於有洛之表以亂其紀綱使羿距於河不得反其國都而底滅亡也欲知有道無道第

觀其紀綱有無耳紀綱不亂則其人之有道可知紀綱顛倒則其人之無道可不言而喻也

張氏曰陶唐之所以有冀方者以其有紀綱也大為之綱小為之紀先王所以維持於天下者未嘗不在於此今太康失道則紀綱從而亂矣紀綱亂則其滅亡無日

陳氏曰都冀州者實自唐始唐禪虞虞禪夏世都冀州而傳其紀綱今亂之則堯之天下去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無垢曰吾祖關石和鈞之法公私兩利王府無不有者不知其田獵果何謂乎典則不循王府不取而荒墜之乃故犯明訓遠事畋遊至于國破家亡使先祖血食無復受四海之職貢此所以含深悲之意而歌以發泄之也　又曰漢律歴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百二十斤

矣其重莫如石禹乃通天下使同以此為重闗者通也其次莫如鈞禹乃和天下使同以此為鈞和即通也和以見人情兩平無爭怨之意通以見南北不異無隔閡之意

張氏曰自銖兩斤積而為鈞石以其不能無塞也故闗之使通以其不能不乖也故和之使平闗石和鈞者權也權衡度量其法始於權終於量

王氏曰於石言闗於鈞言和亦無深意唯文其辭耳

乃欲鈞平而天下通用且大禹所為多矣特言此者以時困乏之故特思而言之也

胡氏曰鈞石者權而已積銖以為兩積兩以為斤積斤以為石積石以為鈞是之謂五權積斤以為石則不能無塞故必有以通之積石以為鈞則不能無乖故必有以和之是之謂關和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無垢曰其五之歌何其悲切而有志也豈其五之歌獨賢於四子乎曰不然廣唱之體當如此其一總領大綱言治天下當敬民之意其二開陳不敬必亡之意其三言不敬祖訓而失國都之意其四言不敬祖訓而失天下之意其勢至于五不得不深悲以足其歌也首尾相貫若出乎一人常留餘意使賡者各得盡其說焉其温厚長者善與人同之風爲可見也余於五子之歌非特見其尊敬祖先悲愴失國之意而

又得其悲辛急迫中尚不忘風雅如是也真可仰矣

陳氏曰鬱陶則憂積於中忸怩則愧發於外

王氏曰鬱陶憂悶也忸怩慚色也謂憂於我心而面顔加厚如有慚色以見天下不謹其所為今雖悔之其可追及乎　又曰以禹之德在人百世而有天下未有過也一世而至啓德已不足以服人故有有扈之戰再世而至太康遂有滅亡之患嗚呼豈非以其生長於富貴養其情態又有便嬖以奉之有諂諛以

導之日復一日浸淫而不可已乃至於縱欲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乎然則非中才以上者不可處大富貴以其不克負荷故也

張氏曰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修其身也其下則紀綱可繼而不可亂其上則宗祀可守而不可亡不能如此至於患至而後悔雖有神智曰惟彼陶唐亦末如之何矣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孔氏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無垢曰羲和以酒自汙使羿不疑孔子已知其心矣然而孔子不見微旨如春秋之書紀侯來朝以恕其心何也曰人臣湎淫不修職事不可以為訓也以謂縱使罪在於此不過廢黜耳何至起兵動衆使胤徃征之至有殲厥渠魁之説哉書胤徃征之則見非仲康之命若胤自徃征之胤乃羿之腹心相與為表裏

以握朝廷之權而謀為簒逆者也
張氏曰帝者行天道以治人故詳於天而羲和之官
分而為四王者行人道以奉天故詳於人而羲和之
官合而為一世變之異也今以湎淫故廢而亂之廢
時則正朔失次亂日則甲乙乖戾此所以有可征之
道也湎淫言其喪德廢時亂日言其荒政
陳晉之曰廢者何不修也亂者何不治也日者十日
也自甲乙至于壬癸有自然之敘猶天一至於地十

有自然之數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朔宜在乙先時則以甲為朔晦宜在壬不及時則以癸為晦如此則甲乙亂矣亂而不治時之所以廢也故治歴者以治日為始日治則時修日亂則時廢仲康以先王之誅命胤后胤后以仲康之命征羲和而所以告其衆者以其不知季秋之朔為羲和之罪其為罪也宜若未至於可殺然所以授人時者不得其正兆於此矣害吾所以敬民之意安得而不誅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精義卷十四

宋 黄倫 撰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無垢曰此時羿假王命以號令天下胤侯之掌六師豈曰王命是羿引胤侯為心腹故假王命付兵權以為己役也羲和夏之忠臣也見柄歸篡羿兵在胤侯

而仰觀天象陰察厯數將有篡弑之事將欲盡其職以告朝廷乎而事不在仲康徒以生姦人之心耳將隱忍立朝以待其變乎則又恐汙偽而喪臣子平生之節其心徬徨無聊思所以處此變而逃此禍者而無有得焉此所以一縱於酒使羿不疑因其不疑自放歸國若箕子之佯狂避禍也既以歸國猶以酒自汙思所以起兵匡正國家之難徐結其民將舉大事然天方欲縱羿篡夏又欲使寒浞殺羿事已在冥冥

中羲和之事安得有成此謀所以泄而致胤侯之征也然成不成天也其心為無愧於夏矣

陳氏曰胤侯掌六師果出於仲康之命否耶如出於仲康之命則當為太康討賊矣不當先於羲和也

蕭氏曰仲康何以立也禹之德被於民深矣羿以一時之篡天下其從之乎蓋是時仲康在洛汭於是乎羣臣立之以反國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民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無垢曰姦人欲文致人之罪必借古訓以明用兵動衆

非得已之事故嗟嘆以告之然後述其罪狀以言吾

所征之者不得已也有扈不服正朔服色故啓征之

其嗟猶有說也胤侯為篡羿驅役以理論之羲和有

罪乎胤侯有罪乎有何不足而嗟也小人安於詐偽

亦可想見其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此將借古訓以

文致羲和之罪也嗚呼聖人謨訓豈為姦人篡位之

資乎吁可嘆也

張氏曰先王奉天者也故當克謹天戒人臣奉君者也故當克有常憲恐懼修省以消天變此先王克謹天戒之道也奉法修職以供乃事此人臣克有常憲之道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奉於君為之君者内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

陳氏曰謀合大禹者聖人之謀也言合伊尹者聖人

之訓也聖人之謨洋洋乎美大所以謀於一時足以傳于萬世聖人之訓丕於其謨非特施於當時亦足以垂於後世故言於古必有以驗于今言于微必有以顯于著故言稽謨訓於聖人者居室可以見四海處今可以聞久遠是其言可以明徵而不疑其事可以定保而不危羲和有罪胤侯徂征彼其告衆而誓之必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者以謂羲和所為非合聖人謨訓不足以明徵定保雖欲無誅得乎哉

陳氏暘曰上所謹也而忽之以慢職所有也而處之若無則羲和所以為可誅也夫事天者謹其戒事君者有其憲皆出於勝己之私則君臣上下無不公矣公則明之所以生君明于上臣明于下是之謂明明

東萊曰百官既修輔則萬幾無蔽自然明而又明然謂之明明者人君自有本然之明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無垢曰孟春正月遒人之官振木鐸以警于朝路告百官曰官師當交相規正人主之過失百工當執藝事以諫人主之過失其或不恭規諫之職者邦有大刑以致羲和之罪曰其職當以日食規諫天子也今乃沉湎不知是失其職在聖人謨訓當服常刑也然而聖人謨訓謂用之君臣上下各得其所之時也豈有為人臣廢逐一君挾一君使在位竊其大柄以為

己私以號令天下以恣其簒弒之心而以區區空言欺天下天下果可欺乎

張氏曰遒就也就而宣之欲其家喻而户曉也周官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文事仁也故其鐸以木爲之武事義也故其鐸以金爲之有所徇必振鐸者聲之而欲其周知也

蕭氏曰工執藝事亦謂工匠之共事者也雖無化言以相規亦執其所治之藝以相諫葢義和共掌天時

而同為淫湎不能相規諫故言之及此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
無垢曰當篡賊執柄君子以權濟事歸于中正無
愧于天地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乎故小人見其
迹以為失職君子知其心以為賢者　又曰余竊
謂羲和先推歷數已知篡羿將有不君之心而其
影像將著見於日食故心思口計身為夏臣不若

以酒自汙不當復為賊臣修舉職事故知而不告徑歸其邑以為匡救王室之計不謂其謀之泄至以兵來臨也死則死耳吾報國之心天地知之矣篡羿肖侯來討聲致其罪奈其如之何哉賴吾聖人有肖往征之一語以見賊臣之力而東坡以事孜之知義和之為忠臣耳誰知數千歲之寃抑至東坡而大明乎張氏曰顛則仆而不能以有立覆則傾而不能以有濟顛厥德則於德不能以立之者也覆厥德則於德

不能以濟之者也羲和之所以顛覆厥德者其沈亂於酒故也沈則為酒所溺矣亂則為酒所惑矣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而天紀至於俶擾且天紀未嘗亂也而其亂之自羲和始易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則天象者日月星辰之類是也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此天象之有變也而羲和主其事乃昏迷而不知則其干先王之誅明矣

東萊曰古時以酒為重後世以酒為輕古之人君務

在尊廸民性酒最亂德之原故深禁之如周官羣飲者殺如書酒誥一篇以及此言羲和之罪皆凛然嚴毅

林氏曰此遂申言羲和之罪上干先王之誅無所逃於刑憲故往征之非是仲康妄興干戈以快一時之私怨也酒誥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為禍大矣天子而沈湎於酒則失其天下若夏之太康商之紂

周之幽厲是也卿大夫而沈湎於酒則喪其國邑若羲和是也夫人苟湎於酒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惟耽樂之從而廢其職業之所當修者則始喪其德終而至於喪國亡家其勢然也羲和之罪至於廢官曠職上干先王之誅推本而言豈有他哉惟酒為之禍而已是以胤侯數羲和之罪其言曰惟時羲和顛其德而不修若木之顛器之覆而不能自立者惟沈湎喪亂于酒而已既沈亂於酒則畔其所掌之官離其

所居之位而莫之省也俶始也擾亂也天紀天之五紀也即洪範所謂日月星辰歷數是也

薛氏曰天紀未嘗亂而亂之者自羲和始故俶擾天紀此說是也葢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亂于天紀葢於是而始亂亦猶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亦謂自陶唐以來紀綱未嘗亂至於太康而始亂也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

之職還其私邑而無忌憚也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夫羲和之罪至於是仲康猶隱忍未誅之也蓋先王之討誅有罪乃天下之所共怒衆人之所不與衆人共棄之羲和廢職之罪仲康知之久矣而其罪猶未暴白于天下至於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羲和乃罔聞知則既取怨於天下矣

此則不得而不討也亦猶鯀之方命圮族堯固已知其不可用矣然猶詢四岳之請而試之使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殛之凡此皆因衆之所共怒而後誅之也蓋非天下之所共怒則雖實有罪先王猶未之誅也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此先王之誅有罪其所以誅之而天下莫不服者此無他惟

其與國人共殺之而已乃季秋月朔者九月之朔也辰弗集於房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蝕可知據孔氏此言蓋以羲和之廢厥職至于日有食之變猶不之知也然胡舍人則以此說為不然謂日月交會之謂辰十二月十二辰之次也日行赤道月行黄道日行遲月行疾一月一會必合於黄道赤道之間或高或低或上或下不相掩蔽是謂不食或左或右或先或後而相掩蔽則蝕矣

日食於晝月食於夜則見也日食於夜月食於晝不見也日月交會則有食矣謂不集所舍而致食乎既不集則非晦也非朔也安得謂之季秋月朔乎胡氏此說則以謂日月集合而後有蝕既謂辰弗集於房則不得謂之日食此說有理然胡氏既疑辰弗集於房為非日食至其論弗集于房之義則以為歷誤也謂房者二十八宿之房也非是十二次之舍也秋之九月日月當合朔於房心之次令也弗集于房者則

是歴之誤非日食也夫歴之誤至於當合朔而不合朔也此非精於歴者不足以知之而何至於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乎胡氏亦自知其説之不通遂謂先歴誤而後日食其迂甚矣唐書律歴志論辰弗集于房之義以謂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隂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隂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唐志此説殊為可行按漢書帝紀東夷北蠻頗未集睦顔師古曰集與輯同

以此觀之則辰弗集于房其為日食審矣但集之義當為輯睦之輯蓋日月不相輯睦于其舍故得有食孔氏以集為集合之集則非其義此其所以起胡氏之疑也今當從孔氏之說以為日食而參之以唐律歷志之義以集為輯睦之集則下文相貫矣房有二說或以為房星按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唐律歷志曰君子慎疑寧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

已在房星北矣觀此則以房為所次之舍其說為長

據左氏傳梓慎曰宋大辰之虚陳太皥之虚鄭祝融

之虚皆火房也所謂火房與此義同皆所舍之次也

辰弗集于房蓋謂日月不集睦于其所舍之次爾日

月不集于所舍之次而日有食之其為變也大矣瞽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所以救日食也按左傳文公

十五年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則是古者嗇夫日食之時有此伐鼓之

禮瞽樂官也奏鼓進鼓而伐之也詩曰奏鼓衎衎與此義同日食必奏鼓者曾氏曰日食陰侵陽也鼓陽聲也瞽奏鼓者助陽以儆陰義或然也嗇夫周禮無此官漢孔氏謂主幣之官鄭氏謂夏官之屬殊無所據此亦但以意度之而已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上林亦有虎圈嗇夫故漢鄭玄第五倫皆常為鄉嗇夫則是知嗇夫當是執役之賤者此篇遒人與嗇夫考之于周禮皆無此官則知周之建官其名

與夏時畀者多矣庶人乃庶人之在官者也嗇夫馳
庶人走皆所以供日食之百役也春秋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鼓曾子問曰諸侯從天子救日
食各以其方色旗與其兵而周官庭氏云救日食之
弓矢則是救日之時必有此百役嗇夫庶人之馳走
蓋所以供此役也然必謂之馳走者蓋以見日食之
變天子謹天戒以恐懼修省於上而嗇夫庶人尚且
馳驅奔走于下以助天子救日如此其急而羲和親

為歷象之官乃沈湎於酒安於其邑而罔聞知也尸者不言不為而無所事也日食之變百姓震動而不遑寧羲和莫之知可謂尸厥官矣夫先王所以設羲和之官者使之仰觀夫日月星辰之運行以俟天地之氣而知日時寒暑以相參合使萬民于此而取正焉則百工由是而允釐庶績由是而咸熙今也羲和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于季秋月朔日有食之而曾莫之知則天象于是昏迷而斯民無所取正

違叛先王之訓謨以干犯先王之誅其可誅之罪豈特官師之不能相規工不能執藝事以諫而已耶晉杜元凱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會而食者蓋日食之變有其交會不失之常數歷家所可得而逆推之也使羲和能修其職逆知乎天將有日食之變以規諫於仲康則仲康得以恐懼修省上答天意而銷弭

天變於未然之前今乃不能逆知其變至于日既食矣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猶罔聞知其為不恭孰大於此使仲康捨而不誅安得為謹天戒乎泰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羲和既不修其職至於昏迷天象罪在不赦矣使仲康又捨之而不誅則是君臣同惡相濟厥罪鈞矣故仲康命胤侯以征之其征之者盖所以祗畏天命行先王之誅而不敢赦也然則用師也亦豈得已而不已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諸儒解釋此義皆以此屬於上文故漢孔氏曰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之氣弦望朔晦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猶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唐孔氏遂謂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象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不及時也其弦望亦皆如此以某觀之是

殆不然帝王之世雖重歷象之事然歷官之差一日一朔則至於殺之無赦雖秦人棄灰于路步過六尺之誅亦不過如是之酷也豈先王忠恕待人之道哉據此文勢上文言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至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此蓋胤侯舉先王之誅以繩羲和之罪于是繼之以惟時羲和顛覆厥德以至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其首尾總結文義已足矣自政典曰以下乃是胤侯誓師勑戒吏士之辭當屬于下文

不當復為指義和而言也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周官六卿之典也治典者冢宰之所掌也教典者司徒之所掌也禮典者宗伯之所掌也政典者司馬之所掌也刑典者司寇之所掌也事典者司空之所掌也肖侯掌六師為大司馬故舉政典以為言蓋大司馬法也惟其軍法故有先時不及時之誅先時者謂先師期而進是邀功也漢

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嘗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徑入焉耆若此之類是之謂先時蓋不與大軍相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以不誅也故殺無赦不及時者謂後期而至是逗留也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虜首三萬餘級雖有功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若此之類是之謂不及時蓋與大軍期而不至而稽延師期亦不可以不誅也

故殺無赦惟此二者皆誅而無赦則軍士莫不用命矣此胤侯誓師之意也

東坡曰先時後時罪之薄者也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無垢曰若禹奉舜之命征有苗未嘗諄諄以王命為辭也則以天下知其心也今此征既曰天罰又曰王

室又曰天子威命又曰天吏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為言豈非夸生于不足歟肖侯為篡羿腹心用兵以伐忠良之人心亦知其不可故喋喋以天以王室以天子為言正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

東萊曰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一失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此為戒將奉天罰同力王室欽承天子威命見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犯上者皆其將帥之所以告勑其衆者未嘗不舉人君以

為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人君在上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焉得叛

林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夫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義和得夫諸侯敵愾之義其用兵行師也可謂仗大義而行矣故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我之征羲和既已欽承天子已行之威命爾當以同力王室為心不可不弼予以徂征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張氏曰先王用兵之意凡以除暴禦亂故善者在所容惡者在所戮豈若火之焚于崐岡而玉石俱焚之哉必也殲厥渠魁所以致吾義脅從罔治所以致吾仁

東萊曰火炎崐岡其勢烈之時不分玉石俱焚之天吏逸德自戒其官吏曰凡我衆為天子之吏若放逸

其德甚于猛火其言止欲殲其首虜耳孔氏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而立其賢子弟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張氏曰愛所以為仁威所以為義用兵之道以威為主故威勝愛則可以致功愛勝威則柔而無斷其無功必矣

王氏曰威嚴勝於慈愛人則畏而勉力故誠有成若愛勝於威嚴則人無所畏而懈怠故誠無功爾衆士當勉戒之以期於有功也甘誓之言予則孥戮汝則甚峻而幾於虐矣此言威克厥愛愛克厥威而不明言其誅蓋啓為禹之子生長於富貴不知艱難不知危懼故用兵以伐有扈則有孥戮之言此仲康則當遭有窮之難而知所警懼故命胤侯戒師之言亦温和而不至於大暴唯曰威克厥愛愛克厥威以寓其

意而已

東萊曰威愛當觀其所發發于私雖愛非愛發于公雖威非威然威終非聖人之所尚者觀其所居之地如何當威而不威不知時措者也記曰祭祀主敬軍旅主威故爾

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僇戮

林氏曰此言我之所以誓師之意如此爾衆士則不可以不勉其心以用我之命也自古國家當中衰之

運則朝廷之上往往行姑息之政故英雄之徒得以乘間抵隙肆為桀驁而莫之禁是以大有為之君當夫歷運中否社稷阽危之際茍非赫然奮其乾剛之斷未見其能有濟也唐自肅代以來一切行姑息之政藩鎮戮主帥者因而授以節鉞或聽自擇帥其驕子弟皆得以承襲父兄之位及憲宗剛明果斷足以有為不憚用兵以剪𠜍強梗於是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以至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淮蔡莫不率服而

唐室遂以中興此無他惟威克愛故也憲宗雖以剛果為政而子孫不能率至於穆敬文宗之世又以姑息為政藩鎮復強唐室遂亡仲康之世何以異此當其命胤侯以征義和誠得乎威克厥愛之義故足以制后羿之強而中興有夏之業惜夫后相繼之不能用其果斷以為政浸失天子之權綱卒為羿所簒而夏終于不祀此非仲康之失也繼之者非其人也可不慎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張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者先王契是也契嘗居亳至湯復從居焉

陳氏曰湯祖契契之父帝嚳自契至成湯凡十四世八遷其都嚳始都亳湯後從亳故曰從先王居釐治也理治沃土也帝告者或云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無垢曰湯征諸侯是夏王使湯為方伯得専征諸侯

也征之為言正也禮曰天子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湯征諸侯必有弓矢鈇鉞之賜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無垢曰伊尹有道必能格桀心之非桀仁莫不仁桀義莫不義桀正莫不正一正桀而國定矣此湯遣伊尹之心也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伊尹初往輔桀知桀止有亡天下資而非君四海資也故決

意歸亳湯區區之心尚兾桀之開寤也故五進伊尹以輔之及其最後之歸也乃曰既醜有夏是桀之所為又甚於前日不可救藥也

張氏曰湯嘗五進伊尹於桀去亳適夏者所以就桀也至於桀德終不可變伊尹遂醜之而復歸於亳所以就湯也方其歸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遂作汝鳩汝方二篇凡此數篇皆亡之矣

